



【编者按】

又到一年清明时，潇潇春雨忆故人。芳草萋萋，落英缤纷。在这个缅怀先烈、追思故人、寄托哀思的传统节日里，我们在烈士墓前献一束鲜花，怀念先烈们的热血担当与丰功伟绩；在亲人墓前“挂青”祭奠，表达对亲人的深沉思念。逝者远，生者念。清明时节，湘江周刊特推出“清明”专辑，让我们通过文字追忆来路，让民族精神在深切的缅怀里生生不息，万古长青。

叶新福

又到一年清明。心头总萦绕着一些场景，难以忘怀，历久弥新。记得那是2006年的清明节，湘南山区阴雨绵绵，我慕名来到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何孟雄的家乡——炎陵县中村瑶族乡龙潭瑶族村何家组。这是罗霄北麓的一处小盆地，一条小河自南向北缓缓流淌，两岸田土肥沃，农舍错落分置。从106国道左拐，又50余米，可见一幢晚清建筑，便是何孟雄故居。房子坐西朝东，土木结构，小青瓦屋面。大门敞开，屋后厅已坍塌，或许时间太长，垮下来的黄土已长满杂草，屋梁、楼板横七竖八地散落其间。两侧残留的土墙裸露着，湿漉漉的，被雨水冲刷出一道道水槽。

屋前厅，堆放着一些农具。被邻居“抢救”出来的何孟雄巨幅照片，平放在打谷机上。82岁的邻居何老盯了照片良久，说：“108年前，何孟雄就在这屋里出生。”何孟雄在姊妹中排行老六，8岁时，父母相继去世，他跟着哥哥艰难度日。15岁时，他走出大山，远赴长沙，寄住在堂叔、岳云中学校长何炳麟家读书，以后再也没有回来过。

出大门，何老指着左边紧挨的老房子说，这就是何炳麟的老屋。何炳麟从日本留学回国后，在长沙办学校。遗憾的是，他膝下无子，看何孟雄聪明伶俐，想收其为子，托二夫人刘淑宜去探口风。何孟雄答应了，但提了个条件，说不继承满叔的财产、事业和学校。何炳麟也不勉强，劝刘淑宜说，“哪能以燕雀之欲去度鸿鹄之志呢？”此时，何孟雄真正的追求和志向不在此。他和毛泽东、蔡和森、邓中夏等交往密切，建立了革命友谊，经常参加他们组织的哲学小组和长沙学联活动，成为长沙学生运动的领导者之一。1919年3月，他入北京大学旁听；1920年3月，在李大钊的指导和帮助下，加入北京社会主义青年团和北京共产党早期组织；1921年7月，中国共产党成立，何孟雄是全国最早的53名党员之一。

故居的墙上，悬挂着一些旧照片，有何孟雄和缪伯英的合影，有龙华二十四烈士雕像照片，还有何孟雄组织五四学生运动、工人罢工的镜头。一张张珍贵的老照片，迅速把我的思绪拉到历史深处，景仰之情油然而生。

林汉筠

强忍着泪水，任凭阵阵冷风撕脸，一捧一捧地将金色的黄土洒向埋在地里的父亲。这是1998年农历正月初八，阳光正劲，黄土在我们的手势里生动起来，像一朵朵金色的花起舞着，无所畏惧地随鲜血从手指上流出。阳光像雪藏过似地，撒在大旺山上。树木随之纷纷抖落身上厚厚的雪层，哗啦啦地直扑向草木、墓碑，向我们投下影子。远处，“地仙”锣鼓一响，一阵清脆的号子将整个山峦打量起来，神圣的、千古不变的仪式。

父亲，就是这座山的源。空巢，是一个当代的新名词。盼着子女长大成人，走出乡村飞向了远方，却又伤感地留下老年一代人独自生活。严格意义上，我的父母也是空巢老人。我们兄弟一个个飞出了那个穷得叮当响的山村，但他们执意留在乡下，相依为命，孤独地守着两座房子。一旦我们哪个回去看他们，真个就像过年一样，杀鸡杀鸭热情得像久别重逢，脸上洋溢的笑都要挂上好几天。我们村子是一个大村，有1500多人，

乡的池塘、田地、河流和乡里乡亲。天堂里的父亲母亲，依然能看得见生活了一辈子的故乡，也能听得见后人们、乡亲们永不褪色的乡音。墓碑沉沉地立在父母墓前，也深深扎在我们心头。望着石碑，我的心往下沉——我愧对母亲！母亲临终前，想吃西瓜。当时正是西瓜丰收时节，便宜得很，可家里债台高筑。为了满足母亲最后的心愿，我百般无奈之下，听从表弟怂恿，一起去偷！看着母亲满意地吃着我们偷来的西瓜，我赶紧找借口走了出来，放声大哭。母亲生前总是教育我们“人穷志不穷”“光明正大做人”，万万没想到最后一次吃的西瓜是我们偷来的……



“缪伯英，是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位女党员。”何老指着何孟雄和缪伯英的合影说，他们在长沙认识，在北京结婚，是第一对党内夫妻。大家把他们名字的最后一个字组合起来，称他们“英·雄”夫妻。他们有共同信仰，又是湖南老乡，结婚后干起革命来如虎添翼。那时兵荒马乱，干革命随时会掉脑袋，但他们不怕，为党的事业四处奔忙，和敌人斗智斗勇。何孟雄5次被抓，丝毫不畏惧。缪伯英经常对家里人說：“我们如果有两个晚上不回来，你们就赶快搬家，以减少不必要的牺牲。”

1929年10月，30岁的缪伯英在上海病逝。两年后，何孟雄因叛徒出卖而被捕，在上海龙华英勇就义，年仅33岁。他们的儿女何重九、何小英被送进孤儿院，后在战乱中失散，组织上多次派人寻找，终杳无音信。为了党和国家，何孟雄、缪伯英双双献出了年轻而宝贵的生命，失去了他们

山那头的深处

全是林氏后裔。又叫“空巢村”——青年们外出打工或者住进县城，没有几个留在村里头守着黄土过日子。有人开玩笑说，村里头如果有老人过世，连“抬夫”也喊不到。

父亲的病与死，应该与“空巢”有关。他死之前，母亲不幸摔成骨折瘫倒在床，堂兄请来当地“水师”（土法医疗），用冰冷的草药进行包扎。而此时父亲正卧床不起，风寒交加。而我每每打电话回去，都是“形势一片大好”。三哥林斌得到消息后，便赶回家护理，尽管他们费尽心机，仍没有救回父亲的生命。

半年后，待母亲病情稍有好转，我不顾一切地将母亲接到东莞，真正的原因就是不想让母亲再当空巢老人，让她孤独地面对父亲的离去。

道场，在我们梅山地区不是专指那些佛教诵经、行道的场所，还是为佛、道、巫教在民间丧事中的殡仪法事。场地就放在堂屋里，因为是正月初，我们将白布改成红布设为灵堂，两边贴上挽联，横匾上书语道了孟子的“养生者不足以当大事，惟送死要当大事”的“当大事”三字，柩前立灵牌，点长明灯。堂叔安排我为“堂祭”写祭文。如何写

想到这些，我多次在母亲墓前长跪不起。母亲去世不久，我大学毕业，承诺父亲：让他从此安享晚年。从那年开始到父亲离世，整整30年，父亲不再去田间地头忙活，只在老家悠闲地看杂书，看电视，喝点小酒，出门散步、串串门、聊聊天，日子过得清闲自在。乡亲们都说：父亲像退休干部，是村子里最幸福的老人。但我仍然愧对父亲——没能去父亲送终。父亲临走前那段日子，吵闹得厉害，谁劝说都不听，只有当我一路风尘回到家里，坐在床前，父子俩拉家常时，老人家才会安静下来。尽管回去得勤，可父亲临终前，我竟没能陪在他身边……每次回忆至

的后代，不愧为中国革命史上的一对英雄夫妻。“陈毅称赞何孟雄是‘真正的英雄’，我们以他为荣。”

交谈中，邻居何老说，很担心何孟雄家的这栋老房子，如果不及时修缮，整栋房子可能会倒塌，成为永远的遗憾。

睹物思人，缅怀先烈，顿觉内心有愧。回城后，我根据现场了解的情况，查阅相关资料，写了一篇报道发表在2006年4月14日的《株洲日报》头版，立即引发热议。

看到报道后，炎陵县文物管理所所长钟定军打来电话表示，县有关部门正在多渠道筹集资金，认真研究完善方案，争取早日启动何孟雄故居的修缮工作，要将其“建成106国道上一个红色旅游景点”。

好消息接着传来。株洲市政协文史委负责人告知，何孟雄故居已入选全国政协编撰的《全国名人故居博览》，株洲仅有3处。我连续追踪，发了多篇报道，引起社会各界广泛关注。

数月后再到炎陵，县里的同志说，何孟雄故居已经修缮妥了。我又赶赴现场。倒塌的后厅已建好复原，故居全面修旧如旧，何孟雄生平事迹陈列也进行了整理和完善，进出道路都整平、拓宽了。“游客现在来就有东西看了。”邻居们围过来，说要感谢媒体的报道，“先烈的后代不在，我们会为他们守好老屋。”

故居屹立，英雄不朽，精神永存！何孟雄故居相继授牌县党员团员教育示范基地、市爱国主义教育基地、省级文物保护单位。2013年，故居经大规模维修后，各地前来瞻仰的党员干部、部队官兵络绎不绝。省市党史、文艺界专家们在何孟雄故居、长沙缪伯英故居采风后，以何孟雄、缪伯英夫妻的热血故事为原型，创作出湖南省史上规模最大的原创民族歌剧《英·雄》，在2019年第十二届中国艺术节上展演，受到广泛好评。

奋斗百年，不忘来路。今年3月23日、24日晚，《英·雄》走进北京国家大剧院，成为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国家百年百部戏剧展演的首场活动。连续两晚的精彩演出，让处在罗霄山脉深处的何孟雄故居，也走进全国人民的视野，绽放出独特光芒。青春的热血和信仰的力量，一次次震撼着观众，激励越来越多的人学党史、感党恩、跟党走，坚定信念明方向，同心共筑中国梦。

好父亲的祭文，一直在我的脑子里“打转转”。父亲太平凡了，平凡得像老家门口的一株“冬茅草”。他的一生像“老虫撒蚱蚱子”一样善于精打细算，吝啬自己“盘大”（抚养）我们几个儿女外，这个大老粗根本没有干出什么惊天动地、泣鬼神的事来。但平凡的父亲，将“诚实、善良”作为我们的家教。我们家并不富有，甚至三餐不继，但善良的父老母老肯从自己嘴里省下一粒粮也要资助乡亲。

“时维。谨具三牲、香烛、素果、酒礼，呈不典之仪，敬祭于新逝林公老大人之灵前，跪而泣曰……”祭文先生声泪俱下地读完祭文。我不知道是不是父亲接到我亲手给他写的祭文，但从那会儿开始，我一直闷着的心头豁然开朗起来。

理，在我们梅山地区，是一个神圣的词语，它与“埋葬”筋骨相连，却有本质的不同，理，是用心去掩盖一个词语，是精神的寄托。

我们将父亲埋进了大旺山。父亲回到另一个家园，与大旺山共融一体。回到家里，我在记事本上写道：这一年——1998年。这一天——农历正月初八。天气：雪后放晴。

此，仍然泪流不止。去年清明，阴雨连绵多日。遭遇“新冠”疫情，“云祭扫”悄然兴起，渐成清明新风。曾经上坟扫墓，如今文明祭扫，涵养清明文化，如春风芬芳四野。“云祭扫”移风易俗，心怀感恩、虔诚和敬畏，一样追思逝者，寄托哀思。疫情渐远，回到乡下老家，我跪在父亲墓前，放声痛哭。哭声，父亲母亲永远听不到了——可此时此刻，此情此景，除了痛哭，还有什么？”几多情，无处说，落花飞絮清明节。”哀思，伴着泪水、雨水长流。一年一度又清明。祈祷父母天堂有福，我们人间无恙。愿人间天堂，一切安好！



陵园的眼睛

尹振亮

清明时节，我随县里组建的英烈祭奠人员去边防某地一个烈士陵园凭吊。一路上，天公大有“春雨催泪祭英灵，万山叩首谒忠魂”之势，时而细雨纷飞，时而暴雨倾盆，却阻挡不了人们前去祭拜英烈的脚步。

踏进烈士陵园的大门，前来祭扫的人员熙熙攘攘。放眼环顾，陵园有数十亩宽，成百上千的烈士忠骨与英魂就安息在山谷中。葱郁的苍松翠柏环抱着，坟冢一排排，分区有序，全用大理石镶嵌着。目睹烈士墓碑上一颗颗闪烁的红五星，仿佛看见烈士们的眼睛，一双双晶莹剔透的，恰似天上星星，微笑着，穿透寰宇，刺向广袤大地。

墓碑上的祭祀文告诉我们，躺在一块块墓碑下的英雄，都正处于开花的年华，按照我们家乡人的讲法，都是些“冒火后生”。

烈士陵园的东北角，一座烈士墓前，一位老阿妈泪眼婆娑地告诉大家：这里躺着的是她的丈夫，曾任前沿通讯连的连长。丈夫是在大队队进攻前潜入敌人阵地的，当前沿阵地与后方的通讯线路被敌人炸断、无法连接时，丈夫毅然把自己的身体当成连接线，两只手分别拽着两端的线头，让电流通过，确保了通讯正常。可铃啊，他却却被电流烧成焦炭一样……老阿妈的声音渐渐哽咽了，我们随行的人员也流下了泪。

身边曾经参加过的一位老连长，远眺着陵园上空的白云说：“要知道，作为军人，不管是干部还是战士，心中只有军旗在，精神在，力量在，祖国在。心中只有胜利，只有第一，别无选择。”靠近一群来自湖南邵阳某地的祭奠人群，只见一位烈士的母亲在两位中年妇女的搀扶下，站在一块墓碑前，手捏着一块纱巾，头发全白，眼眶里聚满泪水。一位身着军武干部服装的中年汉子站在人群前介绍：这是我们县的一位战斗英雄，你们看这墓碑上，是一等功臣，全国优秀共产党员，他是一位“黄继光式”的人物。当年，部队马上要发起进攻，而敌人的暗堡突然暴露，卡在了部队前行的道路上。他作为尖刀排的排长，主动请缨，冒着枪林弹雨，背上炸药包，潜伏到暗堡前，使尽全力将炸药包塞进暗堡后，毅然用自己的身躯死死地顶住了敌人的枪口，让疯狂的子弹穿透身体。几秒钟过后，随着一声巨响，敌人的暗堡被炸毁，为部队快速进攻扫平了障碍，而他却把自己年仅22岁的生命，定格在了广西边陲的这片热土上……

我每走过一座坟冢，就像自己曾经告别军营时，与青春年少战友在做一次心灵倾诉；每阅读一块碑文，就像看到了战友们那一张张如山花般灿烂的笑脸。

仁立陵园之中，我真的看到了一双双眼睛，犹如大海导航台上的灯光，照亮了人们前行的航向；真的见到了一张张笑脸，酷似陵园门口正在盛开的木棉花。移步陵园中央，生怕惊扰了安息中的战友。正当我要离开陵园之际，同行一位老兵又讲起了一个令人心痛而又温情的故事。

老兵当年所在的连队，有位战友在上战场的前一个星期回到湖北某地老家，准备与已恋爱了三年之久的未婚妻举行婚礼，可部队开赴前线的命令，让他与未婚妻成为了永别，留下了永世无法见面的“遗腹子”。这位战友在上战场前给班上的战友留下遗言：要是他战死疆场，请大家帮忙把他苦命的母亲和孩子照顾好。他是家里的独生子，老爸在他5岁时，就因为冰天雪地里救人，离开了人世，是他母亲到山里烧炭卖，给别人做苦力活，才把他拉扯成人……几十年过去了，班上的战友每年到了清明、中秋、春节，都会轮流赶到湖北，去陪同“老妈妈”开心过节。现在老妈妈快90岁了，身体还很健康。他孩子读书交学费买衣服、买文具之类的事情，从没让老人家负担过……

烈士，一个让人敬仰而又充满力量的词汇；烈士陵园，是他们叶落归根的灵魂家园，更是华夏儿女“可上九天揽月，可下五洋捉鳖”的精神源泉。正如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董必武先生所言：“辉煌烈士尽功臣，不灭光辉不朽身。”

清明祭

贺有德
清明时节雨纷纷。每年清明节，梨花香起，淡烟疏雨，天、地、人似乎血脉相连，清明滋长的思念，湿漉漉，绵绵不绝。
38年前，乡下老家，老屋对面的山坡上，树木葱茏，芳草萋萋，墓地里添了一座墓碑——母亲先天性心脏病晚期，苦水里浸泡了50年之后，长眠于此，再无病痛。
大前年寒冬，这里再添一座墓碑——父亲米寿之期无疾而终，与阴阳两隔近40年的母亲并排长眠，漫长的别离终于结束，从此不分离。
这处斜坡，背靠故乡的大山，面对故